



烈火金钢



刘 流 \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L
i
e
h
u
o
j
i
n
g
a
n
g

烈火金钢

L i e h u o j i n g a n g

刘 流 \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烈火金刚 / 刘流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2.11


(红色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5153-1216-3

I. ①烈... II. ①刘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63821号

责任编辑 金小凤

装帧设计  Yellow
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

邮政编码 100708

网 址 www.cyp.com.cn

门市部 010-57350370

编辑部 010-57350404

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880×1250 1/32

印 张 15.625

插 页 2

字 数 400千字

版 次 2012年1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2年11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册

定 价 32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(010)57350337

目 次

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| 史更新死而复生 赵连荣舍身成仁 | 3 |
| 第二回 | 白手夺枪排长奋勇 仰面喷血鬼子丧魂 | 16 |
| 第三回 | 史更新一弹突围 独眼龙两次逃命 | 28 |
| 第四回 | 释误会同志喜相逢 破包围敌酋惊马倒 | 41 |
| 第五回 | 孙大娘慈心救难 刘铁军毒计害人 | 57 |
| 第六回 | 搜捕无踪伪军遭袭 寻找未见支书突围 | 66 |
| 第七回 | 找伤员发动民兵 释私怨听取正论 | 77 |
| 第八回 | 李金魁抓住解老转 孙定邦跟踪何大拿 | 95 |
| 第九回 | 用乔装齐英施巧计 陷迷阵老转说真情 | 109 |
| 第十回 | 听情报敌伪军起纠纷 探洞口卫生员效忠诚 | 125 |
| 第十一回 | 遇危难坚强逾钢铁 掳妇女残暴胜豺狼 | 143 |
| 第十二回 | 挥大刀丁尚武逞威 耍长枪李金魁奋战 | 159 |
| 第十三回 | 何大拿献绝户计 史更新定众人之心 | 169 |
| 第十四回 | 抗强暴妇女尽坚贞 逞淫凶敌伪小火并 | 183 |
| 第十五回 | 捉二虎愣秋除奸 救妇女肖飞献智 | 195 |
| 第十六回 | 三勇士潜入敌穴 众妇女冲出囚牢 | 216 |
| 第十七回 | 齐英寻找县委书记 武男不舍再生娘 | 233 |
| 第十八回 | 庇武男大姑遭难 作死斗义子报仇 | 254 |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九回 | 一群鬼子入罗网 三路民兵战沙滩 | 270 |
| 第二十回 | 游鬼域老转魂飞 受酷刑志士气壮 | 284 |
| 第二十一回 | 地头蛇一齐出穴 飞行员独身入城 | 303 |
| 第二十二回 | 飞行员大闹县城 鬼子兵火烧村庄 | 322 |
| 第二十三回 | 探水井走狗尸沉没 保机密众民血横流 | 340 |
| 第二十四回 | 枪声响兽群崩溃 血坛祭万众宣誓 | 364 |
| 第二十五回 | 两炮楼封锁村路 一口井吸住人心 | 378 |
| 第二十六回 | 探机密伪乡长图谋 受耻辱新娘子自杀 | 390 |
| 第二十七回 | 武工队飞行闪战 田书记远策深谋 | 413 |
| 第二十八回 | 唇剑舌枪宣传战 生龙活虎埋伏兵 | 432 |
| 第二十九回 | 毁公路老百姓暴风卷土 歼敌人八路军猛虎出山 | 452 |
| 第三十回 | 英雄智取神鬼惧 群众暴动天地惊 | 482 |

西江月：

日寇侵略猖狂，
人民群起反抗，
领导全靠共产党，
胜利灿烂辉煌。

战争似火燃烧，
人民如铁顽强，
八年抗日非寻常，
烈火炼成金钢。

开头语：

常言说：钢铁要在烈火中锻炼，英雄要在困难里摔打！这话可真是一点儿不假。就拿八年抗日战争来说，中国人民就像生铁投进熔炉一样，烧了又烧，炼了又炼，锤了又锤，打了又打，才打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，亚赛金钢一般，耸立在这鲜血冲洗过的古老山河上，坚强无比，永远放光！

说起八年抗战，可真不是容易过来的呀！这不光是熬过了八年艰苦的岁月，在惊人的残酷困难面前，中国人民真是咬紧牙关，勇往直前，前仆后继，浴血杀敌，简直就是在血里火里滚过来的！八年哪，谁知道进行了多少次战斗，谁知道毁灭了多少财产，谁知道牺牲了多少生命，烈士的鲜血染透了多宽多厚的土地啊！中国人民可并没有被这些凶险吓

住，他们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，用艰苦奋斗、奋勇牺牲的精神，战胜了空前的残酷困难，创造了神鬼莫测的战斗艺术，壮大了所向无敌的人民武装。在这神圣的土地上筑起了铜壁铁墙，把我们祖国造成了打不烂的山河，烧不焦的土地，吓不住的人心，挫不败的锐气！让侵略的强盗们望而生畏，闻之丧胆。

今天，咱们要说一说抗日战争。可是从哪儿说起呢？参加战争的人民有数万万，从南到北的战线有万里长。先不说东北的抗日联军，也不说华南的抗日游击队，也不说长江南北的新四军，也不说黄河两岸的八路军，单说河北省大平原上的冀中军民，他们是怎样进行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战斗的。

说起大平原上的游击战争，要从头来说可也太长。咱们掐头去尾，只说战争进行到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，从有名的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开始。这是在一九四二年战争进行到第五个年头的中间，日本侵略者对蒋介石国民党加紧了政治诱降，回师后方，集中了他们的主力部队，从五月一号开始，向冀中军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“扫荡”。他们的战术是：“铁壁合围”“梳篦清剿”“反复拉网”“剔抉扫荡”。他们的政策是：“步步为营”“处处筑垒”，实行烧光、抢光、杀光的“三光”政策。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八百万冀中军民团结成为一个力量，抱定了有我无敌的决心，英勇地展开了反“扫荡”。他们的行动可说是震山河，荡人心，惊天地，动鬼神，创造了千古未闻的奇迹壮举。要问这场斗争到底是怎样的情形，咱们一段一段地细讲。

第一回

史更新死而复生 赵连荣舍身成仁

当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打得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候，在滹沱河的下游桥头镇上，发生了一次地裂山崩的战斗。天上是飞机，地下是大炮坦克车，把整个镇子里里外外围了个风雨不透，杀声、喊声、枪声、炮声响成了一锅，从拂晓打到黄昏，从黄昏又打到天明，直打得硝烟漫地，火光冲天。可是打着打着，忽然间枪炮不响了，飞机也不来了，好像是停止了战斗。在麦子地里藏着的人们都觉着奇怪，谁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，眼巴巴地望着镇子里冲天的大火，明明知道是烧自己的房子，也不敢回家抢救。离镇子近一点儿的人们，连身子也不敢站起来，一个一个的在麦垄里蹲着坐着，还有的趴着，使劲地拔着脖子，一声不响，大气不出，直瞪着眼睛看着街口。正在这个劲头儿上，冷古丁地站起一个人来。

这人看样子约摸有六十多岁，满脑袋花白的头发，下巴底下长着一络山羊胡子，高身材，长瘦脸，两只眼睛像是有些不带劲，未曾看事儿，先要用手指头揉一揉擦一擦。他的胳肢窝里夹着一根榆木锹把，有一把多粗，有齐胸口那么高，这就是他的武器。这个老汉向镇子里望了望，听了听，禁不住心神慌乱了，只见他把锹把往右手里一提，猫下

腰，呼呼呼呼顺着麦垄就往前跑。跑出麦子地去，他脚步没有停就又哗啦啦地进了高粱地。这时候的小高粱，长得还没有麦子高，他得把腰弯得更低，可是他的脚步也更加紧了。出了高粱地，离镇子已经不远，他跳下道沟，拼命地往街口跑去。这人到底是谁呢？正是赵连荣。

赵连荣这个老头子，为什么像疯了似地往镇子里跑呢？其中有个缘故：这场战斗就是他的儿子赵保中领着人和鬼子打的。

赵保中是个老红军战士，现在是八路军冀中军区主力兵团的一个营长，他带着三个连的兵力，从反“扫荡”以来，就连天连夜地跟敌人周旋着。多少个昼夜他们没有能够睡觉，没有得到过休息，也没有吃上过一回痛快饭，本来就疲劳得够呛了，可是当他们向外线转移的时候，又在桥头镇被两千多名日本兵给包围住，这才造成了这次惊人的突围战。

诸位：三个连的八路军只不过是三百多人，要跟两千多日本兵比起来，不要说兵力相差七倍以上，就拿武器来说，也比人家差得远哪！八路军的营连里边，主要的武器就是步枪、刺刀、手榴弹，机关枪是很少的。日本兵可有的是坦克、大炮、机关枪，更不要说他们还有飞机、有毒瓦斯哩！再说，赵保中他们的弹药已经剩得不多。叫谁说这三个连也是九死一生，万分危险哪！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赵连荣怎么能不提心吊胆，情急神慌呢？

赵连荣一口气跑到了街外的场边，他看见场里模模糊糊的一大片，这是些什么东西呢？他用手指头揉了揉眼睛，走到跟前儿这么一看，哎呀，满地都是死尸！他的心立时就咚咚咚地敲起鼓来了。他又仔细这么一瞧，哎哟！这些死尸个个都没有脑袋。老头子明白了：噢！这些都是日本兵的尸体。因为他知道，到中国来的日本兵，在最初的时候，被打死以后，都是装到麻袋里，用汽车运走，这样好掩盖群众的耳目。可是后来他们越死越多，用麻袋装尸体装不完了，这才改变了办法——把脑袋切下来，装到麻袋里运走。赵连荣又看了看，这些没有脑袋的尸体，

穿的都是黄军装，大皮鞋，每个尸体的旁边，还都有一顶钢盔。没有疑问，准都是日本兵的尸体。一定是敌人往街里冲的时候，叫俺保中他们给揍死的。他狠狠地“啐！啐！”啐了两口唾沫。又一想：俺保中他们怎么着了？敌人死了这么多，他们的伤亡还小得了吗！想到这儿，他又急忙往街里跑。

赵连荣刚走进街口，就又看见一堆尸首。哎呀，这可都是我们的八路军！立时刻儿就把个老头子给吓呆了：“保中啊！同志们啊！你们叫我老头子还怎么活下去哟！”他这几句话，不像说出来的，简直就是哭出来的。他以为赵保中这一个营都牺牲了。你看他：眼里流着泪水，颤抖着两只老手，一个一个地扒拉着，找他的儿子赵保中。

他找来找去，找了两个过儿，看看都挺面熟，好像都认识，可就是连一个名字也叫不上来，更找不见他的赵保中。他很纳闷儿，心里话：想是俺保中没有死？于是他把这些尸首点了点数，一共是三十一一个。他这才清醒起来：“呃，保中他们一定是冲出去了。咱八路军多会儿也没有叫敌人全都消灭过。”他这两句话刚刚说完，正想走回家去看看，猛然间，尸首里边站起一个人来。“啊！”这一家伙，把个老头子给吓得倒退了三步。

赵连荣使劲儿揉了揉眼，仔细这么一看，喝！好大的个头儿，足有一冒手高，赵连荣要看他，都得仰着脖儿。只见他膀扇儿有门扇这么宽，胳膊有小檩条儿那么粗，四方脸盘儿又红又黑，两只眼睛又圆又大，浓眉毛，高颧骨，高鼻梁，宽下巴，看样子也就是二十七八岁，可是长了有半寸多长的稀稀拉拉的连鬓胡髭。他满脸都是灰尘，就像刚打砖窑里钻出来一样。在他的左眼窝儿下边有一个小洞，一条紫红的血线从里边流出来，顺着鼻窝儿流到嘴角儿，又流到脖子下头去。身上的衣服满是血浆泥土，已经看不清他穿的军装是什么颜色了。他手里没了武器，紧紧地攥着两只像油锤一般大小的拳头，怒目横眉，咬牙切齿，全

身都带着杀气。他笔直地站着，动也不动，活像个铁打的金刚。老头子心里想：这是个人哪还是个什么？莫非我眼离了吗？可这明明是个个人啊！可人死了怎么还能站起来呢？

赵连荣正在心神疑惧的时候，就听站起来的这个人说话了：“老大伯，别害怕。我没有死，我还活着。我受了伤，渴得要命。”赵连荣一听他说话，这才把疑心定下来，又听着他这声音耳熟，只是想不起是谁。于是他往前凑了两步：“怎么，你还没死？你是谁？为什么在死人堆里藏着？”他这一问，那人往前挪动了挪动：“老大伯，我真没有死，这不是我还会走道会说话吗？你看看，还认得我不？我叫史更新，我就是在你儿子赵保中领导下的史排长，我跟着赵营长来看过你老人家，我在你那上房屋西头住过。不是有一天，我帮你锄草，还替你磨过锄刀吗？”

赵连荣一听这话，心里全明白了，赶紧又上前凑了几步，使劲地睁着老眼瞅了瞅：“你是史排长，大伙儿都跟你叫史大个儿。”史更新点头：“是啊。”“怎么我看着你不像啊？”“这你老人家还用问吗？这些日子就像过了多少年哪！别说是见了我，就是跟赵营长见了面，恐怕你也认不清了。”赵连荣一想：“对呀，可是你知道保中他们怎么样了？”

史更新本来不愿意再多说话，但是赵连荣这么一问，他不得不把情况告诉给他，这才说道：“赵营长带着队伍已经冲过河去了，过了河就算是脱离了敌人的‘铁壁合围’圈儿。你老人家放心吧，他们这就要过京汉铁路到太行山里头去了，那里是咱们的巩固根据地，晋察冀军区司令部、边区政府都在那里。他们到了那边，整顿整顿，准备准备，还要打回来。”

赵连荣听到这儿，心里的一块大石头“扑通”一声这才落了地。老头儿一高兴，他的话可就又来了：“不是说咱们的聂司令就在那里吗？他一定得派队伍打过来。可是，你怎么不跟保中他们一块儿冲过河去

呢？”“因为敌人太多，咱们的兵力太小。俺们这才决定迷惑敌人——我带着一个排在这儿作假突围，把敌人的兵力吸引过来，赵营长他们才能冲过河去。要不是这样，就得全军覆没！我们这个排本来都决心牺牲在这儿，没有想到，我被打死之后，又还醒过来了。因为弄不清敌情，没有敢动，刚才看着是你老人家，我这才敢站起来。大伯，咱别在这儿多说话了，恐怕敌人还要来，你快点把我领到别处去，我歇一会儿，你给我烧点水喝，我好去追赶队伍。”

赵连荣一听史更新还要追队伍去，不由得就吸了一口气：“哎呀！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还要追队伍？”“不，老大伯，只要我死不了，我就要追队伍。”赵连荣上前一看他这伤，脑袋上被打了一枪，这一枪，是从左眼窝儿下头打进去，从后脑勺子下边出来的。他看了之后，连说：“不行啊！不行啊！你走不了。”他可不知道史更新这人意志坚决：“大伯，我觉着不要紧，脑袋上这一枪，并没有伤着脑子，这是六五子弹，弹丸小，要是七九子弹，可就完了。你放心，我相信我死不了，我不会走不动。”赵连荣听着可还是摇头：“现在到处都有敌人，你一个人又没有武器了，我看……”史更新没有等他把话说完，就微微一笑：“大伯，我不会被敌人打死，别的不用说了。”赵连荣一看，史更新这么坚决，知道再说也没有用，“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快走，到我家去，烧水做饭还方便，吃了喝了，把你这伤好好地包扎包扎，你就赶快去追队伍。可是我背不动你，我扶着你走吧。”史更新说：“用不着扶，我能走。”说着俩人就往家里走。

史更新心里着急，恨不能一步走进家去，他的路又熟，不知不觉就走到赵连荣的前头。赵连荣一看他这股子劲头儿，心里话：真是好样的！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走起路来还这么有劲儿，气势还这样的勇猛。他在后边跟着，止不住地点头称赞，好小伙子，真行！这样的战士，鬼子兵八个绑到一块儿也比不了他。

说话之间，俩人进了家门。到了院里一看：可不好了！三间正房和两陪房都烧塌了架，火头虽然熄灭，可是死火还在着，烧得什么东西还吱吱的直响。院子里还有一个深坑，看得出这是炸弹炸的。一所整整齐齐的院落，连炸带烧，弄得破烂不堪，只有西南角上剩下了半间厕所，一间牛棚。史更新一看这个情景，不由得又是一阵难过。他发着狠地咬了一咬牙。这一咬牙可不要紧，就感着伤口火辣辣的酸疼，疼得钻心，眼睛流泪，豆大的汗珠子从额头上滚落下来，两腿一软就倒在地下。

这时候的赵连荣怎么样了？他没有注意史更新。因为他一进家门，心里就又气又恨。他的脸色变成了铁青，浑身发抖，使劲睁着两只老眼，看看这也完了，那也毁了，这个祖祖辈辈的老家，被糟蹋成了这个样子，真是心如刀搅，呆若木鸡！呆了好久，他把大腿一拍，“咳！”使劲地咳了一声，这才吐出一口怒气。只见他捶着胸膛，跺着双脚，大声喊着：“保中啊，这个仇你可要报啊！……”这工夫史更新在地下躺着哼了一声。老头子这才回过头来，一看，知道他是因受伤过重，再加上又饥又渴，才跌倒在地。他慌忙上前把他扶了起来。房子全烧光了，只剩下厕所和牛棚没有烧，这可让他到哪儿去休息呢？只好把史更新扶进了牛棚，让他躺在草上休息。

赵连荣回身出来，想要给史更新弄吃弄喝。做饭是没有办法了，想法给他烧点儿水吧。可是铁锅已经炸碎了，水瓮也炸得光剩了个底儿，里边只有一点水，还掉进去了许多灰土。咳！没有别的办法，他在地下拾起一块破锅片子来，放在火上，把水瓮底子上那点泥汤子倒进去，就这样烧起来了。

这时候老头子已经顾不得别的，他在旁边一蹲，直瞪着眼看着，恨不能一时把水烧开，赶快给史更新喝了，好让他去追赶队伍，替他杀敌雪恨。好不容易才把水烧开了，他用衣裳袖子垫着，把水端进了牛棚，又想起自己腰里还带着两个剩窝头，急忙掏出来，掰碎了，在水里一

泡，放在史更新的面前：“史排长，对不起你啊！你将就着吃了吧。”史更新知道赵连荣的脾气，他叫你吃你就得吃，所以一句客气话也没说，他就连吃带喝吃起来了。

史更新因为受了伤，吃喝自然是挺费劲。赵连荣一看他这个情形，就又问他：“史排长，你觉着怎么样？还能走吗？要是不能走，我就扶着你先到外边麦子地里藏一藏，然后再想办法。”史更新说：“不用，别看我的伤重！我心里挺明白，把这点东西吃了，我就去追赶队伍。我告诉你，大伯，这一次的反‘扫荡’跟过去不同，上级早就指示了，是长期的，是最艰苦的，敌人一定要把这个镇子作为长占的据点儿，你老人家应该早作打算。不过，几个月以后我们就打回来，咱们这是有计划地撤退，还要有计划地把敌人赶走。”赵连荣一听这话，心里可发起愁来了……

说话之间，史更新就把这点东西吃完了。可是他倒觉着浑身无力，伤口疼痛，脑袋发沉，眼睛也懒得睁，连话也不愿多说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赵连荣明白：受伤过重和劳累过了火以后，就会发生这种现象，让他睡点觉才好。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外边不远的地方“乒勾儿”响了一枪。史更新一听是“三八式”步枪响，知道是敌人又来了，就觉着浑身一紧，腾的一下子站起来就要往外走。他又一想：这时候往外走不行啊！可是又怕敌人来搜查，连累了赵连荣，于是就说：“老大伯，敌人来了，你赶快躲出去。”赵连荣说：“我躲出去，你怎么办？”史更新说：“我就在这儿藏着，他不来拉倒，来了再说。”赵连荣一听就说：“这怎么行呢？我老头子能这么办事吗？要走咱一块儿走，要死咱也死在一块儿。”史更新又问，“要走往哪里去呢？”赵连荣说：“钻过‘通墙’上西邻。”史更新又说：“西邻也不保险哪，咱知道敌人往哪儿去呢？”

说话之间，又听见更近的地方“乒乒”连响了两声盒子炮，紧接着有人咕咚咕咚跑的声音，又有人追着喊：“站住！站住！再跑打死你！”

接着又是一连好几枪，在枪声中间，“咕哩哇啦”的有日本人在说话。很明显，这是敌人来到近前了。史更新一听着了急：“大伯，你赶快躲到别处去吧，别管我了。”说着，他就往外推赵连荣。赵连荣说什么也不肯离开。史更新真急了：“大伯啊，咱可是一家人哪！用不着说别的，咱们应该聪明点——能逃就逃，能走就走，你甭管我，我有办法对付他们。”赵连荣也着急地说：“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办，你依着我，赶快钻到草里头去。他们要是来了，叫他看看这个家糟蹋成了这个样，他还搜查什么？”史更新还想再说话，可是一看老头子真有倔强劲儿，又觉着情况不允许迟疑了，这才依了他。还没有等史更新自己动作，赵连荣就连推带搡，把史更新推到了草堆里头，外面又用草把他盖起来，他就一动不动了。

赵连荣走出了牛棚，想仔细地听一听外面的动静。他刚一出来，就听大门外边有脚步声，他知道是敌人来到了。刚想回身再躲避起来，早就有一个特务领着一个日本兵闯进了院里来。

进院里来的这个特务年纪不大，身子不高，长得猴头猴脑，手里提着一支盒子炮，进来就用枪指着赵连荣尖声尖气地喊：“站住！哪儿跑？再跑就撂死你！”后边跟着的那个日本兵，两手端着“三八式”步枪，带着明晃晃的刺刀。他咧着嘴，瞪着眼，凶狠得就像个恶鬼。他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问着：“你的，什么的干活？老头子，哼？”赵连荣知道走不脱了，竭力沉着镇静：“我是老百姓，房子都给烧了，还不许家来看看吗？”他的话刚说完，这个特务蹿上来，“啪！啪！”就打了老头子两个嘴巴：“你当我不知道你是抗属？你的儿子叫赵保中，他是八路军的营长。你说是不是？”这两个嘴巴，打得赵连荣心里火烧火燎的难受，他真想还给他两巴掌，可是想了想，他忍耐住了，使劲地压着怒气：“先生，你认错了。”这个特务“嘿嘿”冷笑了一声：“我认错了？你敢说你不是抗属吗？你敢说你不是赵连荣吗？”

赵连荣想把敌人顶回去，可是又不愿意否认这个光荣的称呼，让敌人以为你是胆小害怕了！怎么回答才好呢？一时想不出话来。特务又是一声冷笑：“老东西，你的骨头烧成灰儿，我也能认出你来！你那房上长着几棵草我都知道。今儿在这儿被皇军包围住的，就有你的儿子赵保中。好鬼啊！他们打死了皇军一千多人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跑了。可是，他们有一些伤号走不了，他们现在在哪儿藏着你一定知道，要不，你跑进村来干什么？趁早说出来，饶你的老命。要是敢不说，你瞧见了没有，我这二拇手指头一动，就要了你的命！”

赵连荣一听，特务对他知道得这么清楚，他不想再多说话了，只是说：“伤号，我一个也不知道。”特务一听他说不知道，就又上来打。这一回老头儿有了准备，把身子一扭，没有让特务打着。他知道特务还得打他，他就倒退了几步，一眼看到了他的榆木锹把，心里一动，暗暗想着，这个狗娘养的！你要再打我，我就抄起这家伙来跟你拼一拼。不想叫特务看破了他的主意，还没有等他靠近锹把，特务早走过去把那家伙抓起来了：“哈哈！你也有武器啊！好，我先使唤使唤它。”说着就把盒子炮往腰里一插，举起锹把照着赵连荣的脑袋就要打。

这时候，那个日本兵上来用枪一挡，他对着特务“哇啦”了一声：“慢慢的，打死就不能说了。叫他说的。”特务一看，就没有敢打，可是他的锹把也不好意思放下来，于是就举着锹把，逼着问：“你说出来不比你。八路军的伤号藏在谁家了？”赵连荣还是说：“不知道。”“不知道我可打啦！”“打也是不知道。”“你再说个不知道！”“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”特务火儿了：“我叫你不知道。”搂头盖顶就是一家伙，赵连荣把脑袋一闪，正打在他的肩膀上。他“哼”了一声，就坐在地下了。特务刚想打第二下，日本兵又上来拦住了。

为什么这个日本兵又拦住不让打呢？因为他听到牛棚里边有动静，他以为里边有人，可是他不敢进去，用枪指着，叫特务进去。他对着特

务努了努嘴，低声说：“里边的看看。”这个特务也不敢进去，分明是害怕，可是他还假装着胆子大，就听他怪声地惊叫着，“八路！出来，出来，知道你在里边藏着了。出来缴枪不杀，你要不出来，等着进去把你抓出来，可就别说对不起你了。”喊了半天，里边也没有动静。这工夫，日本兵又逼着他进去，特务还是不敢进，又喊叫：“你出来不出来？不出来可放火烧房啦！出来，出来。”他是光诈唬不敢往前迈腿。

说到这儿，大家一定想知道史更新在牛棚里怎么样了。

史更新是八路军正规兵团的一个排长，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勇士。他不光是有战斗技术，有战斗经验，越是到了紧急危险的关头，他越沉着。当敌人在院子里折腾的时候，史更新就在牛棚里轻轻地把草拨拉开，悄悄地找寻武器。他想：牛棚里最好的武器是铡草的铡刀。他对赵家这把铡刀是很熟悉的，没有费事儿就把它找到手了。他拿起这把铡刀来，心里有了主意，暗暗地说：兔崽子！只要你敢进来，我就先劈了你！劈一个夺过一支枪来，我就有了办法。于是他手提着铡刀就在门旮旯后头一站，单等着敌人进来。当特务打赵连荣的时候，他试了好几试，想出去跟敌人干一干，可是，他听着敌人距离屋门口有七八步远，又觉着这样出去，恐怕不行，我一刀只能劈一个，敌人要开枪打死我倒不要紧，可就怕的是赵大伯也活不成。想到这儿，他就又耐着性子等着。这工夫特务喊叫起来了。怎么办呢？他怀疑被敌人发觉了，又冷静地听了听，特务是瞎诈唬哩。他知道：凡是这么瞎诈唬的就是胆小鬼，可是诈唬诈唬要没有动静，他一定进来看看。对，还是等他进来。

再说这个特务。他在牛棚外边诈唬了半天，听不见里边有什么动静，以为里边没有人，于是他就要往里边走。他往里边这么一走可不要紧，赵连荣老头子沉不住气了，他猛然站起来，拦住特务：“先生，里边没有八路军，这是个牛棚，里头什么也藏不住。”他这一来可闹糟了，特务是很狡猾的啊！一看老头子这个表现，心里明白了：里边一定有